



父亲拉纤那些年

■惠远飞

在狭窄河道旁的悬崖峭壁上,一群衣衫褴褛、赤膊赤足的人正在拉一根粗大的纤绳,发出“吭哧吭哧”的号子声。在他们脚下,是崎岖不平、荆棘丛生的山路,甚至是没有路,有的是尖锐如刃的岩石,之下就是水流湍急的大江,在他们身后,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大帆船,正在艰难地向上一点点缓慢移动……

在那群拉纤的人中,有我的叔叔,还有我的父亲。

我的家在鄂陕交界、汉江边上的一个小镇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的童年时期,父亲和几个叔叔合伙东拼西凑买了一艘大帆船在汉江上跑运输,因为请不起人帮忙,父亲和几个叔叔自然也是船工,在水流湍急或逆风而行的河段,航行困难,父亲他们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兼职纤夫。

那年夏季的一天,我正在江边玩耍,我们家的船正从下游上来,满载着货物,在我不远处的河岸上,我的父亲和叔叔们正在悬崖上攀爬,汉江上游的河道特点十分明显,靠陕西一侧是浅浅的滩涂,不利于航行,靠湖北这边,则是激流险滩,岸边是被江水冲刷了千百年峭立的石壁。父亲和叔叔们弓着身躯几乎贴近了地面,高声喊着号子,一步步艰难地爬行,穿过丛生的荆棘、高高的芦苇丛,一路向前。赤着的脚板被锋利的石头划破,粗粗的纤绳深深地勒进了父亲宽大双肩的肌肉里,像油珠一样的汗水和殷红的鲜血混合在一起,血丝丝缕缕地渗出来,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变得矮小,赤铜色的皮肤在夕阳下熠熠闪光。父辈们全力以赴,身后的大船缓慢前行……

父亲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,越来越模糊,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但那高亢有力、节奏分明的号子声却仍然连绵不断地从上游破空传来,振动着我的耳鼓和内心。

后来,机动船普及,父亲和叔叔们卖了船,也结束了自己的纤夫生涯。我的父辈,光荣地成为汉江上最后的一批纤夫。

清明节来临之际,想起离开我近二十年的父亲,那拉动生活之船艰难前行的父亲,我仿佛又听到那熟悉的号子声,穿越时空,不禁泪眼潸然。

(作者为郧西人,现旅居深圳)

思念的藤蔓在心底疯长

■朱志红

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

每一年清明,我们姊妹几个总会相约,只是轻轻一句:“下午,我们去妈那儿。”是的,妈在,家就在,妈不在,爱永远在那儿。一路上,聊得最多的还是母亲生前那些事。说得出的,是母亲的慈爱与善良,母亲的辛劳与坚强。说不出的,却是心底里对母亲的深深怀念。

春来无声,花开无声,阳光普照大地。母亲,您该是安宁的吧!去年撒下的花种,已抽出嫩芽。摆上您爱吃的蛋糕水果,母亲,您一定是欢喜的。常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:“人都不在了,他们知道什么?”可我深信不疑,我的母亲她一定知道,我们想念她。

怀念那段与母亲朝夕相处的快乐时光,我会想着法子哄她开心,会假装很乐意的样子陪她看京剧,也会惹她生气。我能感受到母亲对我的依恋,就如同儿时我对母亲依恋一般。我们总是在说,我们真的很忙。我轻易地答应过母亲许多事情,答应陪她回老家看看;答应带她去杭州逛逛西湖,却都没能替她了却心愿。我常常在想:如果我能再多些时间陪伴母亲,如果我能把母亲照顾更好些,又会怎样呢?只是,人生没有假设。

母亲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肯踏进她居住过的小楼,一切令我如此伤感。母亲,多想再牵着您的手陪您散步,多想再轻拥着您谈天说地;多想再将您当孩子般宠着,哄着,爱着,稀罕着。

父母给予我们的是一生,是全部,今生今世,我却无力相报。我常常梦见母亲,梦中情景依旧。姐姐说:“是你太想她了。”我怎能不想?当你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喊不出的时候,才会知道有多想念。

思念,从来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浅淡,相反,却会随着年岁渐长,在心底里如同藤蔓一样肆意疯长。手机里一直珍藏着母亲的照片和几段影像,那是这个世上母亲留给我的仅存的一点念想。那是我记忆的根,思念的殇。

人生就是这样,在渐行渐远中缓缓度过,这一生,那么长,又那么短。你不曾抓住什么就稍纵即逝,愿我们都不会对父母亏欠什么,愿我们所有的爱都已表达清楚,愿我们的人生没有遗憾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茅箭区东风大道9号)

老家那棵板栗树

■汉江林

又是一年清明时,爷爷已经故去整整15年了,我的眼前常常浮现他略显黝黑的脸庞。我的整个童年时代,爷爷一直陪伴。

老家院子旁边一棵板栗树郁郁葱葱、亭亭如盖,这棵树就是爷爷当年种下的,他说板栗树耐旱,还能有收成。每到夏季,爷爷常常抱着我在树下歇凉,我数着天空中的星星入睡,他拿着蒲扇给我赶蚊子。每次上街,爷爷总是会给我带点糖果,我常常在板栗树下等着他。

爷爷是历经过生死考验的人,早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九死一生,他和战友常常冒着敌机轰炸深夜潜行。小时候,我常常想让爷爷给我讲一讲战场上的故事,他总是头一偏,泪眼婆娑地说:“太惨烈了,好多人都牺牲了。到处都是炮弹,耳朵都是轰鸣声,我们白天坚守在战壕,晚上出去和敌人搏斗。”

爷爷在战场上荣立了三等功,复员后本来可以选择在东北的工厂工作,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回乡。那个年代,农村生活很艰苦,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。乡邻觉得爷爷勤快、实诚,就推举他当生产队队长。每天天不亮,爷爷就带领社员们上山劳作了,在山上种龙须草、桐树等经济作物,后来又建水库、集体茶园、橘子林等。满山遍野倒是绿油油的,可日子过得还是清苦。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包产到户,家家户户日子逐渐好起来,爷爷腰也累弯了,身体明显没有以前好了,就退下来了。那时候,我们家有俩孩子上学,爷爷身体也不好,靠几亩薄地,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多亏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接济。

2005年夏天,正是高考录取前的日子,爷爷平静地离去了。一个村子的人都来了,都说要送送老队长。清晨,大伙把爷爷送上山了。没过多久,我也离开家乡去武汉求学。毕业之后,家中光景才慢慢好转。

“多谢山家插杨柳,报依今日是清明。”我踏着爷爷曾挥洒汗水的足迹,来到他坟前,泪花簌簌落下……

看到老家那棵板栗树,我就会想起爷爷。爷爷只是平凡的人,谈不上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,但是他如同那棵挺拔的板栗树,扎根大地,夏天遮荫,秋天结果,始终没有辜负脚下的这片土地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城建档案馆)

